

宋代華嚴一系《圓覺經》注疏及其特點考辨

中國海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青年教師
王凱

摘 要

自華嚴五祖宗密作疏以來，《圓覺經》便成為華嚴宗所重視的重要典籍。宋代華嚴宗乘續宗密對該經的詮釋，但由於其義學興趣的減弱，使得這一時期對《圓覺經》的研究呈現出三種新的面向：一是以淨源為代表，對《圓覺經》懺儀的研究；二是以善喜、觀復為代表，對《華嚴經》與《圓覺經》地位問題的研究。三是以行霆、清遠等為代表，對《圓覺經》推廣性質的研究。這三種傾向都從總體上凸顯了宋代華嚴宗在增強本教活動、強化本派經典、傳承本門法義方面的努力，明顯具有提升本宗地位的意圖，是宋代華嚴宗中興的重要表現。

關鍵詞：宋代華嚴宗、《圓覺經》、注疏、宗派

由於《圓覺經》在早期華嚴宗的發展過程中並不佔據主要地位，加之明清以後隨著禪宗在宗派勢力上佔據絕對優勢且一直保有《圓覺經》的宣講傳統，使得此經與華嚴宗的關係研究沒有得到學界的充分重視，即便研究宗密的學者對其「圓覺疏」的研究已然汗牛充棟，但是從中國華嚴宗的整體研究方面看，我們對《圓覺經》在宗門內的角色與作用還遠為達到充分的理解。本文試圖通過對宋代華嚴宗門人的《圓覺經》注疏進行分類研究，來展示宗密後華嚴宗內部對《圓覺經》的態度與看法的某個側面，以期能夠對《圓覺經》與華嚴宗關係之研究稍加豐富。總體上看，與宗密從「教」門角度詮釋改造《圓覺經》不同，宋代華嚴宗的《圓覺經》注疏呈現出強烈的宗派建構性特徵，在繼承宗密疏大義的同時，強化《圓覺經》在宗派發展中的作用。這些注疏尤以淨源的《圓覺經道場略本修證儀》、觀復的《圓覺經鈔辨疑誤》、善喜的《斥謬》、行霆的《圓覺經類解》、清遠的《圓覺疏鈔隨文要解》最具代表性。

一、

在宋代圓覺疏解中，淨源的著作是關注度最高的。晉水淨源(1011-1088.12.19)，早年在五台承遷、橫海明覃處初受華嚴，次還南受業於長水子璿(965.4.12-1038.5.27)，後還親近高麗僧統義天(1055-1101)，並於此獲得很多當時中土佚失的華嚴典籍。淨源被稱為北宗華嚴宗中興之祖，又被後世尊為華嚴七祖(一說十祖)，與其對華嚴宗典籍的搜集整理有很大關係，其著錄的《華嚴原人論發微錄》、《華嚴妄盡還源觀疏鈔補解》、《華嚴經疏注》、《華嚴經義海百門》、《華嚴還源觀科》為宋代華嚴的義學發展奠定了基礎¹。但正如吉田剛所指出的那樣，義學典籍的推進並不能作為宗派復興的標誌，真正意義上的復興是需要具備聖典的完備、教理的發揚、教學的推廣、教儀的流行、教團的擴大、教徒的認同等多方面條件的²。如果說淨源的前述著作還是側重在義學領域推動華嚴宗的復興，那其對宗密《圓覺經道場修證儀》的刪減和由此發揮而來的《華嚴普賢行願脩證儀》則體現了其在建立華嚴特色宗教儀式方面的貢獻。

¹ 關於淨源對宋代華嚴義學發展的貢獻，學界存在不同的說法，吉田剛認為淨源對華嚴義學的貢獻僅在於收集典籍和建設經藏，對教理的研究也限於以推行教學為目的，其對華嚴教團的復興貢獻遠大於對華嚴法義復興的貢獻。(參見吉田剛：《宋代華嚴復興事蹟》，<http://www.lingshh.com/34/jitiangang.htm>)而魏道儒則認為淨源以華嚴教義解釋當時流行的各類佛教典籍，本身就具有主要的理論意義，可以看做是淨源為振興本宗所作努力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參見魏道儒：《宋代華嚴中興的過程、內容和特點》，法源，總第二十三期(2005年)，<http://www.zgfyx.cn/ztjj/zgfx/fy/zdessq2005n/2012/03/30/142019859.html>，2012-3-30)雖然二說有異，但是都從根本上承認了淨源對華嚴經典進行義學研究並將之傳播的歷史事實，因此本文在此意義上認定淨源對佛教典籍的疏解是宋代華嚴義學發展的基礎。

² 吉田剛：《宋代華嚴復興事蹟》，<http://www.lingshh.com/34/jitiangang.htm>。

淨源所作《圓覺經道場略本修證儀》(下簡稱《略儀》)一卷是根據宗密《圓覺經道場修證儀》發展而來的一部禮懺法本。此書隨僅為宗密一書的節略版本,但揀選的過程本身就蘊含了作者對其中比較具有華嚴特色的內容的宣揚,且淨源節略的目的在於將之推廣,並在天臺懺法流行的環境下,推動華嚴懺法的實踐,因此在宋代華嚴中興史上具有較為重要的意義³。《略儀》全書受到宗密思想的極大影響,淨源自己在記述寫作緣起時,就直言不諱說到:「有唐中吾祖圭峰禪師,追彌天之餘烈,貫智者之遺韻,備述圓覺禮懺禪觀,凡一十八卷,包並勸修揅敘證相,故道場法事之門有七,而禮佛懺儀之門有八。其所伸引冲邃澹漫(多用佛名文及《華嚴經》等意),蓋被三期限內修證耳。餘以像法之末遇茲遺訓,緬懷淨業其亦有年,繇是略彼廣本為此別行,法類相從。蓋盡一席之軌矣。既而觀其辭雖異於彌天,唱其聲似協於智者(天竺西明皆廣智者之襲)。後之末學繼而修之,則圭峰劬勞之德亦報之之萬一也。」⁴淨源雖未明說《略儀》在發揚宗密何種思想,但是從其對懺法發展史的敘述來看,其寄希望通過節略宗密修證儀,來推動華嚴懺儀實踐的目的是很明顯的,他《略儀》中寫道:「吾佛之唱圓覺也,開一心法而被乎三根者,斯蓋障之有淺深,機之有利鈍矣,是故通別觀門離之為二,道場懺悔次其第三,亦猶出廐良駒已搖鞭影,薶塵大寶須設治方耳。然則懺之為義,有理懺焉,有事懺焉。若夫陳罪相以精勤,責妄心而愧切,此事懺也。念實相以宴安,耀慧日於霜露,此理懺也。漢魏以來崇茲懺法,蔑聞其有人者,實以教源初流。經論未備(方等諸經婆沙等論),西晉彌天法師嘗著四時禮文,觀其嚴供五悔之辭,尊經尚義多摭其要,故天下學者悅而習焉。陳隋之際,天臺智者撰法華懺法,光明百錄具彰逆順十心,規式頗詳而盛行乎江左矣。」⁵此中,不僅強調了懺法在佛教傳播中的重要性,借此為在華嚴宗內恢復本宗懺儀建立充分的理由,而且也特別強調了天臺懺法的完善和流行,也體現其意欲在懺法層面與當時流行江南的天臺諸寺相抗衡的宗派意識。

如果說《略儀》還只是淨源在推廣華嚴典籍方面的諸多例證之一,那其根據此書創作的《華嚴普賢行願脩證儀》(下簡稱《普賢儀》)則可以看做其在懺法方面挺立自宗的突出成果。《普賢儀》有甲、乙兩本,根據鎌田茂雄的研究,其內容與《略儀》雖多有相似,但是也兼有天臺小止觀的影響⁶,可見其在懺法的弘揚方面並不是嚴格以華嚴法義來進行揀選,而是集成了宗密相容並包的精神,一切以因應各類僧眾的根機需求,促進華嚴宗禪法的快速流行為根本目的。

³ 關於淨源在天臺盛勢之下力弘華嚴的事實見於《玉岑山慧因高麗華嚴教寺志》卷六:「杭之為州,領屬縣十。寺院五百三十有二。凡講院所傳,多天臺智者之教。惟賢首一宗,歷年沈隱。是以法師源公,力振宏綱,始立教藏於蘇、於秀。」(CBETA 2019.Q4, GA020, no. 17, p. a071a4-6)

⁴ 《圓覺經道場略本修證儀》:CBETA 2019.Q4, X74, no. 1476, pp. 512c24-513a8。

⁵ 《圓覺經道場略本修證儀》:CBETA 2019.Q4, X74, no. 1476, p. 512c14-24。

⁶ 鎌田茂雄:《華嚴普賢行願修證儀の研究》,《禪研究所紀要》6・7,頁305-317。

二、

如果說淨源的圓覺研究是試圖發揮《圓覺經道場修證儀》的實踐特性在現實層面推動華嚴懺法的快速流行，從而達到中興華嚴宗的目的，那作為華嚴「宋朝四家」⁷之一的師會(1102—1166)的兩位弟子觀復與善喜，則是從判教角度對《圓覺經》進行正本清源的考察，以期明確華嚴典籍的正統地位。

觀復，生卒年不詳，號笑庵，據陳永革研究，其主要活動時間應在 1141-1152 年間。先學於宗豫，後又受業於師會，主要著作有《圓覺經鈔辨疑誤》、《華嚴疏鈔會解記》、《金剛別記》、《遺教經論記》等，而其最具影響的著作當屬《五教章析薪記》，這部書用澄觀、宗密的思想來詮釋《華嚴五教章》，後師會於紹興十七年(1147)作《華嚴一乘教義章焚薪》對觀復一書進行逐條批駁。

《圓覺鈔辨疑誤》是觀復對《圓覺鈔》中存在的錯謬之處進行辨明的一部著作。其寫作緣起，正如其卷首所說：「然此鈔多疑誤者，以於大疏鈔略出時，非圭峯一手，乃弟子輩，同抄略之，致與大疏鈔前後不相照也，抑又傳寫脫略刊板添改，故齊師自敘云，不削而削，乃本其本，況有割去元板，妄加修補者，輾轉訛舛，彌失其源，而講者不悟，皆謂圭峯本文，或見其非，但加粉飾，致鵠不成，為蛇添足也，今次第引大疏鈔對校，並正義辨之，如欲刊板流通者，能依此詳而改諸，則圭峯之心燈分照於無盡矣。」全書共辨一百零三處疑誤。此書雖未對《圓覺經》進行系統的評判研究，但是其作為觀復存世作品之一，從側面展示了他對《圓覺經》的重視。事實上，觀復也的確對《圓覺經》關注有加，尤其在《圓覺經》與《華嚴經》在華嚴宗內部的地位問題上，觀復表現除了與其師師會不同的觀點。師會與觀復關注的一個共同的問題是華嚴判教理論中的「同教」和「別教」的問題，觀復認為：「故下決擇其意中，三依一起，會三歸一，即是同教。若知彼三乘等法本是一乘，即是別教。此約法以明也，故云：一切三乘等本來悉是一乘也。」⁸將同教與別教統攝於一乘之中，並且將三乘法與一乘法的關係問題轉化為同教與別教的關係問題，不再將《華嚴經》作為唯一的別教聖典，消解了《華嚴經》在華嚴宗內部獨一無二的至高地位。正是在此種意義上，觀復進一步分析指出《圓覺經》兼具同教與別教特色，認為自己的觀點與宗密是一致的，應為正統⁹。師會對此堅決反對，強調「一乘法」是華嚴法義的專用名詞，是「三乘法」無法比擬的，在經典判釋上，應該明

⁷ 華嚴宋朝四家，指的是與淨源同時代的雪溪道亭、觀復、師會、希迪四人，在一些學者的著作中也稱作「宋代華嚴四大家」，但根據楊維中教授的研究，此四人的稱號是因為他們都注釋過《五教章》，因此日本佛教史籍將他們合稱作「宋朝四家」。(參見楊維中：《宋代華嚴宗的延續與復興考述》，2013 浙江國際華嚴文化節華嚴禪國際學術研討會，http://www.168.cn/pty/xqsd/201312/t20131210_215651_23.htm) 為體現稱呼的準確性，故而此文選擇使用其本來用法。

⁸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焚薪》卷 2：CBETA 2019.Q4, X58, no. 996, p. 267a7-9。

⁹ 參見金龍泰：《笑菴觀復の華嚴思想研究》，韩国仏教学 SEMINAR 9，頁 184。

確「同教」與「別教」的差異，不能將二者混同，他以強烈的反問語氣批判觀復的觀點：「今試問曰：彼第八門是會方便說邪？直就正乘說邪？華嚴所顯邪？法華所顯邪？約法本然邪？約機今見邪？若是詰之，全無所守，引彼釋此，殊非正當，以同為別，一謬也。」¹⁰師會對同教與別教的嚴格劃分，是為了凸顯只有《華嚴經》才是獨一無二的別教經典，其他經典只是同教，不能與《華嚴經》相提並論。師會的弟子善喜繼承了這一觀點，因此才引發了被稱為「淨源之後華嚴宗內部最重要的思想事件」¹¹之稱的觀復、善喜《華嚴經》地位之辯。

善熹（1148—1204）又名頤園善熹、玉岑頤庵善喜，是師會的最忠實的弟子，其在宋代華嚴史上向來被稱作師會思想的維護者。著有《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復古記》、《注同教問答》、《評金剛錍》、《辨非集》、《斥謬》等。但他著作多半是與師會合著或為與師會的反對者觀復論辯所作，因此從嚴格意義上來說，善喜並沒有專門的《圓覺經》疏解著作，對《圓覺經》本身也沒有做系統的論述研究，最能體現其對《圓覺經》看法的《斥謬》一書，實際上是為了反對觀復將《圓覺經》與別教經典《華嚴經》相等同所作的辯駁之作。正如其在開篇寫的那樣：「近人不師先覺，多尚胸臆，聾瞽後生，其過非淺，余丁此時不容緘默，遂書條件以示來學，有類此者，僉可斥之則使。」¹²開宗明義地指出此篇文章是為了破斥當時有違先覺法義的謬說所作。而在文章開頭就又明確指出此文反對的是將「圓覺經乃同華嚴別教一乘」¹³的觀點，直指觀復將《圓覺經》在華嚴宗門內地位提升的做法。接下來，針對觀復關於《圓覺經》的相關論述，強調「性起」、「一一圓融」、「三聖圓融」、「主伴無盡」絕非《圓覺經》所講的內容，而是《華嚴經》所有，因此堅決不能將二經等同，而且善喜還反復強調即便是在華嚴宗內廣大《圓覺經》的宗密也沒有將《圓覺經》視作別教經典。善喜甚至為了凸顯自己所說的正統性，在卷尾直稱「易簡依圭山敘大乘與一乘異法，相宗學人多不信之，故藏和尚制《五教義章》有十義差別等。《焚薪》引賢首與海東書，以和尚義豐文簡，致使後人多難趣入等。二師皆引祖據如何去取，彼出意云，在賢首雖有法相一宗，苦未甚盛故，賢首不辨圭山，正謂法相繁興不得不辨，此說謬矣。賢首作章引二十餘部經論證之，卻云不辨圭山，出賢首意，引多經論證者，乃謂法相宗也。不言為彼而作章則知二祖之意俱失，後之學者當審其是而已矣。」¹⁴

¹⁰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焚薪》卷2：CBETA 2019.Q4, X58, no. 996, p. 267a10-13。

¹¹ 參見龔雋：《唐宋〈圓覺經〉疏之研究：以華嚴、天臺為中心》，中國哲學史，2011年第2期，頁75。

¹² 《斥謬》，CBETA 2019.Q4, X58, no. 1020, p. 589c8-10。

¹³ 《斥謬》，CBETA 2019.Q4, X58, no. 1020, p. 589c12。

¹⁴ 《斥謬》，CBETA 2019.Q4, X58, no. 1020, p. 591c7-15。

總之，觀復與善喜的《圓覺經》之爭，實際上是其在判教視域下對《圓覺經》和《華嚴經》在宗派內部的地位問題的探討。觀復從同教、別教混同論出發，消解《華嚴經》在教內的獨一地位，指出《圓覺經》也具備別教經典的特徵；而善喜堅決維護其師師會的觀點，認為《華嚴經》應在華嚴宗內部具有獨尊地位，是獨一無二的別教經典，非如此不能團結華嚴學人，以達到中興華嚴宗的目的。

三、

淨源、觀復、善喜之外的《圓覺經》注疏雖然也非常豐富但在法義或教史方面卻無甚新意和貢獻。行霆的《圓覺經類解》、清遠的《圓覺經疏鈔隨文要解》都算的上是篇幅較大的《圓覺經》疏但是其依經銷義，少有發揮，因而從本質上算不上是研究之作，更像是宣講所用的講義。雖然如此，但考慮宋代華嚴宗門人傳記中常有聽講《圓覺經》的相關記載，因此也將此二著作作一簡要介紹，以期完善讀者對宋代華嚴《圓覺經》疏的認知。

行霆《圓覺經類解》四卷「專用圭山疏要，傍類經子禪語，直銷文義大意」¹⁵，基本是沿用宗密對《圓覺經》的疏解成文作章。本書開頭用圭峰圓覺修證義十二章頌分各成一頌，序分說儀：「圓覺先須了說儀不同穢土混凡機婆伽梵主身全現大光明藏處希奇百千大士同斯會十二真人欲問時不二境中圓鏡像何殊光瑩淨瑠璃。後以頌文形式，分頌文殊章、頌普賢章、頌普眼章、頌金剛藏章、頌彌勒章、頌淨慧章、頌威德章、頌辨音章、頌淨業章、頌普覺章、頌圓覺章、頌賢善首章，簡明扼要宣說《圓覺經》各章大意。後說「十二章來意：文殊章頓悟本有圓覺妙心，本無無明生死，方名信解，成發起因。普賢章以悟修之理難明，故須征釋，令解用心。普賢章開示身心無性二空理顯根塵諸法，普淨普徧，見境同佛。金剛藏章令深悟輪回，分別邪正，故乃征釋。彌勒章窮輾轉根元推差別種性，令斷貪愛。淨慧章已知圓覺染淨無殊辨，隨順修證。威德章眾生根性不同，煩惱厚薄不等，立三觀門隨根趣入。辨音章就前三觀示觀網交羅，隨宜各契。淨業章約計淺深分我四相，若除我執便是。圓覺普覺章由前除障修慣用意，依善知識，免溺四病及諸細惑。圓覺章道場克期，加功用行，以求證入上、中、下根普歸圓覺。賢善首章正宗之法，法義已周，欲使廣益佗方，遠沾來世，流傳通泰，輾轉無窮。一部諸章，大旨若是，閱者預可知始末。」¹⁶後面開始正文，依宗密圓覺疏展開詳細論述各章大意。

清遠《圓覺經疏鈔隨文要解》是對宗密《圓覺經疏》的隨文解釋，在行、住、坐、臥等日用功夫方面對之進行比較詳細的解釋。所謂「夫圓覺修多羅了義經者，如來入寂光土現受用身，為諸登真大士上根凡夫一乘圓頓之機稱性而說。詮露地

¹⁵ 《圓覺經類解》卷1，CBETA 2019.Q4, X10, no. 252, p. 168a14。

¹⁶ 《圓覺經類解》卷1，CBETA 2019.Q4, X10, no. 252, pp. 167c14-168a3。

大、白牛、車無、化城、除糞等喻，五時難攝，圓頓可收，苟非大士之闡揚，孰契此經之宗旨。有唐開士圭峰定慧禪師疏鈔，斯經弘傳今古。清遠猥因宿植，獲遇斯文，學無常師，歷諸名席，服膺諮質，覃思研精，雖僅免於亡羊終未逃於數寶，既登先稟圓觀之門(師諱如寶)，遂契以芥投針之旨圓悟如來無上知見顛沛造次履踐於是念念與此相應行住坐臥活潑潑底受用無盡，忝於師席貳座兼人凡滯說通蒙師亭毒適允毗陵之命承乏華嚴應緣掃灑之餘為徒敷演皆此因退席待盡林泉衲子二三相從辦道禪誦之外復闡斯文，於是隨文摭要，直解疑難，備學者之討論，助斯文之流演。遂詔之曰《圓覺疏鈔隨文要解》逾十九萬言，成一十二卷，詎敢當於達者，姑以被於初機，有所不安，固難折中，冀諸來學為我正諸然纖塵培於華嶽，滴流足(子句切)於滄溟，徒設疲勞無增高廣，知我罪我，其惟斯乎」¹⁷，即是此書宗旨。

四、

自唐末五代之亂，及唐、後周的滅佛運動之後，佛教經典散佚，僧團的離散等諸多因素給佛教宗派的發展帶來諸多困難。宋代華嚴宗諸家通過對《圓覺經》進行研究、注解、爭辯、宣講試圖達到復興宗門的目的，從結果上看似乎缺少宗密式的對《圓覺經》的系統改造和義學討論，但是從現實層面上卻也的確製造了華嚴宗門人們可以共同探討的主題，增強了宗派內部的認同感，為華嚴宗在實踐性極強，也在當時頗具影響力的禪、天台之中爭取了生存空間。淨源的《略儀》從懺法入手為華嚴宗的禮懺實踐提供指導，並發展處獨具宗門特色的《賢首儀》，為對抗勢盛面廣的天臺懺法提供了一定的條件；觀復與善喜的《圓覺經》、《華嚴經》地位之爭看似只是沒有堅實義學支撐的淺顯判教之爭，但是觀復從圓融角度的增擴，還是善喜從獨尊角度的堅守，都各自達到了團結華嚴門人的目的，而爭論的本身，也正如陳永革所說：「表明華嚴宗還有一定的活力，表明華嚴學還有一定的群眾基礎，受到來自僧俗各界的關注。」¹⁸行霆和清遠的疏解雖然沒有深入的發揮，但是其依宗密疏銷文解義也為僧俗兩眾增進對華嚴法義的理解提供了便利。總之，宋代華嚴的圓覺疏雖然不似宗密那樣從根本上推動華嚴義學的巨大飛躍，但其在因應其時社會背景，中興宗派方面仍然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參考文獻：

- 《玉岑山慧因高麗華嚴教寺志》，CBETA 2019.Q4, GA020, no. 17。
 宋·清遠《圓覺經疏鈔隨文要解》，CBETA 2019.Q4, X10, no. 250。
 宋·行霆《圓覺經類解》，CBETA 2019.Q4, X10, no. 252。

¹⁷ 《圓覺經疏鈔隨文要解》卷1，CBETA 2019.Q4, X10, no. 250, p. 12b15-c8。

¹⁸ 參見魏道儒：《宋代華嚴中興的過程、內容和特點》，法源，總第二十三期（2005年），<http://www.zgfyx.cn/zjj/zgfy/zdssq2005n/2012/03/30/142019859.html>，2012-3-30。

- 宋·師會《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焚薪》，CBETA 2019.Q4, X58, no. 996。
- 宋·善熹《斥謬》，CBETA 2019.Q4, X58, no. 1020。
- 宋·淨源《圓覺經道場略本修證儀》，CBETA 2019.Q4, X74, no. 1476。
- 吉田剛：《一乘義をめぐる師會と観復の論争について》，印度学佛教学研究，44-2[88],1996.03。
- 吉田剛：《師會と観復の論争—該攝門の解釋を中心として—》，駒澤大学大学院佛教学研究會年報，第 28 号，1995.05。
- 吉田剛：《宋代華嚴復興事蹟》，<http://www.lingshh.com/34/jitiangang.htm>
- 金龍泰：《笑菴観復の華嚴思想研究》，韩国仏教学 SEMINAR 9，頁 167-185。
- 楊維中：《宋代華嚴宗的延續與復興考述》，2013 浙江國際華嚴文化節華嚴禪國際學術研討會，http://www.168.cn/pty/xqsd/201312/t20131210_215651_23.htm。
- 鎌田茂雄：《華嚴普賢行願修證儀の研究》，《禪研究所紀要》6・7，頁 305-317。
- 魏道儒：《宋代華嚴中興的過程、內容和特點》，法源，總第二十三期（2005 年），<http://www.zgfy.cn/ztjj/zgfy/fy/zdssq2005n/2012/03/30/142019859.html>，2012-3-30。
- 龔雋：《唐宋〈圓覺經〉疏之研究：以華嚴、天臺為中心》，中國哲學史，2011 年第 2 期，頁 71-83。